



■ 金马影帝谢君豪在电视剧中饰演的小毛

晚上八点半，正是电视新闻栏目“城市大追击”之时，好像又一位城中隐姓富豪去世了，香港奇出怪样人都有，什么天台富豪、隐姓善长……有钱人就怕出名被人绑票。

“唐滕先生飞行员出身，早期送往美国凤凰城集训，抗战时期编入陈纳德十四航空队，参加保卫黄河大桥战役多次……”小毛只是一心对着阿英那件旗袍。“……唐滕先生一生感情生活多姿多彩，香港小姐xxx，50年代红星xx，都为唐先生红颜知己……传闻唐先生尚有一位秘密情人，连唐太太都不知该女士庐山真面目……不过，近二十年来随着唐先生移民南美，唐先生与这位秘密情人早已了断……唐太太出身香港望族之后……”

终于放下那条下摆，却因为折缝时日太久，露出一条十分显著的痕迹。小毛失望地叹息一下。“怎么了？”阿英的声音有点伤风般的啞哑。

“你冷了？要不要开只电暖炉？没有事的，等我来想想办法。可以用一道镶边将折缝遮起来的……”小毛专情对着那折叠痕。

小毛师傅打开他的八宝箱翻腾着，里面放满各个年代的滚条、镶边、纽扣等，找出一条黑珠片滚边。

“刚刚电视上讲，唐滕死了。”

“香港地日日都死人的。”

“小毛，我今日戴着孝，你发现吗？你为什么不问，为谁戴孝？”

小毛飞快地缝着那条贴边，眼皮也不抬：“这有什么可问？几十年老朋友了，如果你想讲给我听，自然会讲，不想讲，我逼着问，就是不识相呢。”

“记得1946年春天，有位先生陪我来‘绿屋’做大衣的吗？”

小毛当然记得，那是位全式美军装备的飞行员。抗战胜利后，上海街头，满这是班神气活现穿美式军装的飞行员：Dirty Pink（上海人叫成齷齪粉红）的制服配灰色领带，有什么好看？娘娘腔。那时上海的女大学生、写字间小姐，不少以轧上个空军飞行员为傲，阿英就是其中之一。飞行员，人高大神气，钞票又多：“飞机一飞，黄金万两。”就讲的他们。

那个空军先生，刷刷地数出几张绿油油的美金神气活现地递给小毛。

绿钞票什么稀奇？陆小毛赚的也是绿油油的美金。只不过，他是飞行员，他是个裁缝。

“喏，就是他。”

阿英指指电视，正在介绍唐滕生平，画面上是青年时英气勃发的唐滕的照片，就是穿着那身在小毛看来再娘娘腔不过的空军制服。原来，他在香港，做了财主佬。但太太不是阿英。这件事，电影拍得多啦。小毛冷冷望了一眼，继续飞针走线对那条镶边。

“那年林黛葬礼，他看见我就穿

着这套塔夫绸黑旗袍，说我穿得很漂亮。他当时说，有一日我参加他葬礼时，也要穿这套旗袍。我骂他十三点，讲这种晦气话。他讲他比我大十一岁，肯定先我死……他讲，如果我能穿上这身旗袍去参加他的丧礼，那才值得恭喜，这说明我身材一直保持得很苗条。”

那五十年不变的一尺九寸腰身，原来还是为这个唐革履留的。小毛咬断线脚，将改好的旗袍递给阿英。

“小毛，有件事求下你。”

小毛吓了一跳，与阿英相识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她开口相求。

“礼拜六是他葬礼，你能陪我吗？我当然不会进去，只会在殡仪馆附近远远送送他。到今天，想找个Partner（男伴），也只有你。”阿英瞟了他一眼。小毛喉咙口一热。“他一直在照顾你吗？”

对这个唐滕，小毛是愤怒的。好像一个不负责的裁缝，好好的一块料作到了手里却漫不经心，一刀下去裁坏了，再要改，总归是味道欠缺。

“可以讲有过。当年我在香港找到他时，他已结婚，帮岳父打理生意。他要我给他点时间，我就耐心等待……那时他每礼拜来两个晚上，但不过夜……后来，被他太太发现了，他讲暂时不能来，等事态缓和一点……我就耐心等待，一等等二十几年，连搬场也不敢搬……最初时只等到他按时存入我银行账户的铜钲，后来，连铜钲也等不到，更毋庸等人……看今日报道，才知他全家早已移民南美洲……”

又是那种粤语残片中用烂了桥头、夏梦石慧常常扮演的角色，不料阿英也会撞上。

“一直以来，我就等着‘明天’，‘明天’，他一定会来找我……从小姆妈就教我，男人不好逼的，越逼他，他就走得越快，头也不会回。我不逼他，只是耐心等他，但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我好傻的。”

小毛抓抓头：“也不好这样讲。人活在世上，总该有个盼头，我也日日在盼着‘明日’，明日或者会来笔大生意，至少，你总归常常会来的，你今日不来，我就等‘明天’，‘明天’还有‘明天’，比如你这次回上海去了两个礼拜，我就一个‘明天’一个‘明天’地等……”小毛突然煞住了口。

“知道他死了，我倒一轻松。姐姐一早叫我回上海养老。我英皇大厦那单位还可以卖二百多万……上海现在真好，样样有……”

小毛看着她，无师自通冲出一句很有哲理的话：“你这是，先死而后生。”

“阿要一起回上海看看？”

“依还要做多少旗袍呀。”小毛双手一叉，开始搭起架子。过一歇，多少有点酸溜溜地加上一句：“你还替他戴孝，还给他送葬……”

“讲出来你也不信，……我是为自己的痴心戴孝……人家早就不要你了，我还痴痴地等他回头……毕竟，他死了，我还可以送他，赢的还是我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小毛连连点着头，环顾四周而言他，一心要引开她这个伤心的话题。

那日一早，上海街“兴发祥”难得的下了一大闹，贴着“店东有事，休息一日”告示。小毛西装笔挺地在街边招的士。

看到街角一只花摊，小毛抱回一大束黄玫瑰，这是送给阿英不是

送给那死人的。

讲来也很感慨，阿英十六岁时他就认得她了，直到她七十岁才第一次与她约会，虽然去的是殡仪馆，总归也是约会：阿英总归还是女人，女人，总喜欢花的。

不觉，又到中秋，月圆天心。上海街上的小店小铺，或许因为地段关系，既没被大型超市淘汰，也逃过了地产商的围剿，现在又淡定冷漠地面对咄咄逼人的电子商贸的攻势，几十年我行我素，仍保留着传统的许多生活方式，比如中秋挂灯笼。

中秋之夜，但见沿马路家家店铺门前都挂起一盏灯笼，一路望过映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摇曳生姿。

灯笼与霓虹灯自然不能相比；霓虹灯艳丽但呆滞，人工而且理性；灯笼的光，朦朦胧胧，令人牵动无限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遐想。

唯小毛那间“兴发祥”下着铁闸，贴着“出租”的字样。门前失了一盏每年都有灯笼，看在老街坊亨利眼中，如嘴巴里少了一只门牙，形成一个深深的黑洞。

小毛回上海有一阵了，听讲被时装店高薪请去做师傅，其实上海一路有人请他回去，只是阿英不回去，所以他也不回去……小毛给他守到了。

多少年来，午后时分，他常和小毛一起坐在“兴发祥”的柜台后，打量着门前匆匆而过的人群，讲点上海老话，谈谈日后老了的去向。铺前散碎的阳光温柔而欢悦，启悟了大家绷紧的心弦——成也罢，败也罢，人生就是这么一场戏。

岁月荏苒，同代上海老友大半零落，也只有小毛可以听听他亨利牛皮吹吹，大话讲讲而不拆穿……看来，人是要守的。小毛守到了。他亨利也就失败在不会守。

亨利去对马路一家香烛店，买了一盏金纸的彩兔灯，插在“兴发祥”的铁门上。

上海明星秘密淘宝的小店，我们一块找！

国际服装烈

新民Bella

缤纷乐趣·源于分享

1元

万茜：典型的Bella女郎生活

eatingOut新去处

每周四倾城上市 仅售1块

www.xmbella.cn

广告热线：8521-53620022